深度





那一年，你和我一样年轻，勇闯雄关。新时代，走在你所走的长路，续写新篇——

越是关山越向前

本报记者　鲁媛

娄山关一景。　盛朝友　摄

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绝境中寻路，在关山惊涛中突围，以青春赴理想，以热血辟新路，为苦难的中国闯出了一个未来。

90多年后，山河锦绣，征途如虹。新时代的年轻人于变局中勇闯新路，在广阔天地间施展抱负。他们奔跑在“历史接力赛”上，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己任，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山河，记得年轻的远行，也照见新的征途。循着来路，读懂出发的意义；逐光而行，要不忘、更要勇往，续写壮丽的诗篇。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一条条激流需要强渡，一道道“娄山关”有待攻克。伟大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当代青年以“小我”的奋发有为，融入“大我”的时代洪流，矢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长路未尽，青春当燃。险滩绕过去，激流脚下踩。关山纵有千重阻，越是关山越向前。

1 一座连着来路 一座通向远方

八舟河上两座桥——

雨一下大，少寨人的心就跟着八舟河的水悬起来。

寨子里锣声响起，人们陆续往河边赶。小时候，吴春锦常跟在大人身后跑到河边，看着人们在急水里扶住木架，“那时候最怕桥不见了。”

怕，是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雨小时，家人牵着她的手踩过湿滑的木板；雨再大些，桥被冲垮，就得从村后绕山路。平日不到一小时的脚程，一绕便是两个多小时。

“走遍天下路，难过少寨渡；半夜三更人喊船，只说是鬼喊路。”这段话，唱的就是黎平的八舟河。

1934年12月，一支赶路的红军队伍，被八舟河拦下了脚步。

简易木桥已毁，后续队伍无法通过。村民从家里拆下门板，往山上砍来杉木，军民一起踩进冬天的河水。

寒气袭人，岸边燃着篝火。水里的人爬上岸，湿透的裤脚沉甸甸地往下滴水；另一拨人赶紧接过天锤，重新踩进冰冷的河里。

“起——”

四人同时发力，四角天锤一起一落，木桩被一点点砸进河床，桥面一寸一寸向河对岸延伸。

队伍踩过木板，继续前行。桥，留给了少寨人，被称为“少寨红军桥”。

吴春锦上小学那些年，红军桥仍是少寨人离不开的路。只是日子再往前走，少寨人就遇到了难处。

早些年，少寨以椪柑闻名。果子熟时，一筐筐从山上运下来，拖拉机开到八舟河边，却再也走不动。

卸货、肩挑、过桥，再装车。一筐果子要经过好几双手，才能继续往外走。

横在少寨人面前的难题，还不止这一道河。

随着市场行情和种植条件变化，椪柑产业大不如前。于是，少寨人在山坡上种起油茶。2012年前后，第一批油茶树落地。如今全村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成为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山坡上的产业在变，河边的难题却没变：无论种什么，收成都要经过八舟河。

2019年，八舟河上的公路桥正式通车。在镇上读初中的吴春锦，不再怕“桥不见了”，大人也谈论着新桥带来的变化：车能开过河，农产品出山更方便，砖瓦、水泥等物资也能一车车送到家门口……

八舟河上，有了两座桥。村里的路多了，年轻人也走出大山学本领。

吴春锦的爷爷是村里的医生。小时候，她常看乡亲们找爷爷打针。挽起袖子，放心地把胳膊递过去。后来，高考填报志愿，她选择了护理专业，“我想成为爷爷那样的人。”

今年9月，吴春锦回到黎平，成为一名护士。

端起治疗盘，走进病房，核对姓名、检查药液、寻找血管、消毒、进针……曾让她紧张不已的操作，如今渐渐熟练起来。

遇到怕疼的患者，她放慢动作，多一声叮嘱；面对听不明白治疗安排的老人，她耐着性子，一遍遍解释。

“我终于成为了像爷爷那样的人。”那份为人解忧、替人分担的心意，有了新的延续。

河，还是那条河。两座桥，却照见了少寨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024年底，新桥旁投资300余万元的长征主题体验项目落地，以沉浸式体验重现红军途经黎平的故事。如今，项目已进入调试阶段，计划于11月运营。

曾经，乡亲们盼着把山里的收成送出去；如今，又盼着山外的人走进来，听一听这里的故事。

八舟河上两座桥，一座连着来路，一座通向远方——送人走远，也守着来处。

八舟河水涨了又落，乡亲们的脚步来来往往，一代代少寨人走出了这片土地的新光景。





昔日，红军走过的木板桥（上）。如今，公路桥（下）横跨八舟河，成为当地乡亲的产业路。

本报记者　鲁媛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2 《伟大转折》光影交汇——跨越时空，心向光明

雨从剧场上方倾泻而下。

水幕里，有人脚步踉跄，声音带着哭腔：“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要往哪走？”

王姣握紧拳头，抬起头，伸手往前探。身旁的人托住她，她还是跌了下去，慢慢把身子支起来，继续往前迈。一步，又一步。

舞台上的剧情，王姣并不陌生。

姨爹18岁上战场那年，骑的是一头骡子。人跟坦克并排走着，子弹擦身而过，身旁的人应声倒下。

姨爹说，那时候腿都软了。“可想到身后是家，是国，就由不得你害不害怕。”

小时候，王姣想不明白：腿已经软了，人怎么还能往前走？站上舞台，一次次在枪声中跌倒，又一次次撑起身体，她才渐渐听懂姨爹那句话——“身后是家，是国。”

从舞蹈专业毕业，王姣进过歌舞剧团，也做过艺考培训老师，可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舞台。3年前《伟大转折》剧组组建，她没有犹豫就报了名。

遵义的冬天湿冷，剧场还在施工，演员戴着N95口罩排练，一遍遍奔跑、扑倒、翻滚。“每次摘下口罩，鼻孔里全是灰。”

演员不断磨合，导演组不断打磨剧本，戏在一次次排练中逐渐成形。2024年1月15日，红色剧目《伟大转折》迎来首演。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让红军队伍“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

90多年后，这段历史在《伟大转折》的舞台上重现。

王姣没有固定台词。她演过百姓、战士、卫生员。很多时候，甚至没有一个名字，有时随人群奔跑，有时在枪声里俯身救人。旺季一天连演六七场；淡季场次少，也要提前两小时到剧场练舞蹈、练体能。

“舞台上的路，可以排演千遍；历史中的路，却没有写好的剧本。”一遍遍演绎，一次次走近。王姣渐渐明白，那些隐没于历史深处的年轻面孔，也曾有过疑虑与迟疑。可是他们仍然一次次从泥泞中爬起，坚定地向着认定的方向走下去。

一场演出后的相遇，让这份理解有了更深回响。坐着轮椅的白发老人拉住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你们演得太好了，那个年代的故事就是这样。”

王姣红了眼眶。她演的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人，却有人在散场后，为那些远去的岁月落泪。“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穿透历史的光，落在了年轻的肩头。“我想一直演下去，让更多人通过我们的演绎，看见光、走向光。”

如今，王姣负责女演员组的统筹工作。她期待尝试更多角色，也盼着更多年轻人走上这方舞台。

实习演员王心奕饰演的角色是“百姓黄”。红军进入贵州后，她和许多百姓一起，在战火里与这支队伍相遇。

而这支队伍的故事，她从小就听起。

家里留着一本曾祖的日记。泛黄的纸页上，记着一个年轻人的远行：从陕西潼关出发，跟着部队辗转西南，走过云南、湖南，最后留在贵州。“祖祖会讲以前走过的地方，讲打仗的日子。”

21岁这一年，王心奕穿上红军服，扎起麻花辫，站上《伟大转折》的舞台。“希望自己从舞台出发，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她有一个小心愿：把剧里的12个女性角色都演一遍。

枪声响起，硝烟四起。日记本上的故事，一点一点落进她在舞台上的演绎。

一个年轻人的远行留在纸上，一个年轻人的脚步走上舞台。他们没有走过同一条路，却隔着漫长岁月，在同一片土地上相逢。

《伟大转折》演职人员中，超过八成是“00后”。3年来，演出2500余场，吸引观演85万余人次。

舞台上的光影与历史深处的身影，在这里交汇。一群年轻人在风雨中跋涉，寻找前进的方向；一群年轻人走进光影，循着先辈的足迹，读懂了明知艰险仍毅然向前的选择。

灯光亮起，雨又落下。“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要往哪走？”跟着红色的队伍走，朝着光亮的地方去。

3 数字万象日日更新——关关难关关过，而今勇闯新路

1935年2月，黔北群山深处，娄山关横亘在红军面前。

两壁陡立，一条山路从关口穿过，北扼巴蜀，南锁黔桂。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红军顶着炮火仰攻，凭血肉之躯一寸寸啃下“硬骨头”。

关关难过关关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迎难而上、勇毅前行。

大学毕业后，遵义姑娘刘廷娟原本有几条现成的路可选。两本教师资格证、一张导游证，家人盼她当老师，朋友相约考公务员。这些路，前人踩得踏实，一眼就能看清未来的模样。

“但我想要感受不同的世界。”2019年，一则贵安新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招聘启事，把她带进了大数据行业。

入职不久，便遇到了一道难题。她需要为项目拟订合作方案，可完全是个“门外汉”。一边向朋友请教，一边上网查资料，“不问不查，完全写不出来。”

摸到一些门道后，新的难题又来了。2023年，她被安排进公司技术部。

作为文科生，横在刘廷娟面前的“关”是一些英文缩写——GPU、CPU、IPv6……那段时间，她下班后常学到深夜。怕自己学得太散乱，又用一场场考试逼着自己往深处学。

时代的考题，不光给了这个年轻人，也给了这片土地。

凭借气候凉、能源足、地质稳的自然禀赋，贵州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持续布局算力产业。2020年12月31日，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把一部分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引向资源条件更适宜的西部。贵安数据中心集群由此被列入“东数西算”工程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重要组成节点。

作为贵安超级计算中心的运营主体，贵安新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着算力调配与服务保障的任务。一个项目要用多少算力、怎样配置资源、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刘廷娟和同事在企业、高校、科研团队之间来回对接。

而这些计算最终会变成什么，开始他们并不知道。

2025年春节，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哪吒2》上映。全片2400多个镜头中，特效镜头超1900个。火焰卷起、海水压下，银幕里的世界越炫丽，背后需要完成的计算就越庞杂。

“影片里大约四成特效镜头的渲染算力支持来自我们贵安超级计算中心。看见《哪吒2》，有一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震撼。”

惊艳的背后是复杂的计算，也是许多人的摸索与跋涉。

机器需要一台台搬进来，人才需要一个个培育起来。2021年以来，公司联合10余家高校、企业探索建立“产教融合订单班”，培养出500余名建模师和动画师。

一道关越过去，新的关又在前方。

2023年底，国家提出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过去，各地数据中心各自建设、各自运行，像散落在山河间的座座“孤岛”。有的满负荷运转，有的资源闲置。一个地方算力告急，另一个地方即便端着“满碗的水”，也浇不过去。

刘廷娟和同事的目光，从一张卡跑得“够不够快”，转向怎么让散落在不同地方的算力彼此“接得上、调得来”。

从一台设备到一张网络，从一座数据中心到全国算力协同，技术越往深处走，需要攻克的难关也越多。落到她的工作里，又是一个个需要弄懂的新名词和新场景。

“这个行业太快了。”几年前，她怕自己什么都不懂；如今，学会了许多东西，仍然担心跟不上。

一个问题刚有答案，新的难题又接着出现。“想要感受不同的世界，就要用热情为这份‘难’买单。”

从读懂一个陌生名词到参与求解算力协同，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连着一片土地向前的脚步。

夜里的机房，显卡亮着光，服务器风扇翻动。那些看不见的计算，沿着网络越过群山、奔向远方。

江河奔涌，薪火相传。90多年前，红军越过娄山关，关后仍有漫漫长路。而今的年轻人，解下一道“题”后，也要继续闯过下一“关”。

说起自己的路，刘廷娟笃定地留下四个字：“才刚开始。”



演员王姣与王心奕在舞台上交流。

本报记者　鲁媛　摄



吴春锦成为一名护士。



刘廷娟在机房工作。



贵安超算中心。

本版责编：尹长东　胡卡妮　梁瀚泽　版式设计：邢瑞平